

【新冠肺炎】停課下缺中文語境 少數族裔學童中文程度疫市退化

隨新2019冠狀病毒病（COVID-19）擴散，全港學校從1月下旬的農曆年假起便無限期停課，教育局雖聲稱「停課不停學」，不少學校或教育機構亦推出網上學習教材，但非華語學童要在網上學中文卻十分困難，有學童更出現中文程度退化的情況，感到眼前的方塊字如同「神秘符號」，露出「理解不能」的疑惑表情。《香港01》走訪一個少數族裔的家庭中，當中姐姐能閱讀中文，她只好在疫情下充當家庭教師，指導弟妹繼續習學；惟遠離中文語境後，這場疫症將會如何影響少數族裔學童學中文？攝影：黃舒慧註：文中受訪者Sabi、Hani、Alaya均為化名

港府宣佈停課期間，以「停課不停學」為口號推動在家線上學習，惟對少數族裔學童而言，復課無期下要學習中文倍添困難。20歲巴基斯坦裔少女Sabi是本地大學生，自學校停課後，她在家教導7歲弟弟Hani中文，至今已2個月。她指弟弟的小學網上課程只是抄寫工作紙、線上短片與錄音內容，並非如大學遙距課程般有老師線上「面對面」授課。

遊樂場停開失中文語境

「佢好多字已經唔記得」，Sabi說弟弟已開始忘記了中文字的發音，一頁閱讀理解工作紙，幾乎每個字都不會唸，更遑論理解。於是，Sabi只得逐字解釋，一邊喚醒弟弟的記憶，一邊把眼前複雜的「符號」還原成有意思的文字。

Sabi指家人的廣東話程度能應對基本生活，但各成員在家裏一般不會以廣東話溝通，而中文講求讀寫聽說，自停課後，脫離廣東話語境讓非華語學童學習中文時更加困難。隨着疫情擴散，屋邨遊樂場暫停開放，Hani便無法與本地小朋友玩耍聊天，「佢以前落街同其他小朋友會講中文」，Sabi說。

Sabi說得一口流利廣東話，很大程度得力於媽媽Alaya努力營造中文語境。二十多年前，Alaya從巴基斯坦嫁來香港，不諳廣東話令生活常常碰壁。為讓孩子盡早融入本地社會，她自小便讓Sabi進入本地主流學校讀書，甚至請來補習老師替女兒補習中文。Sabi坦言學中文不易，「嗰時每日都會喊，每次都想放棄」。幸得媽媽鼓勵，她才咬緊牙關學下去，「你係香港長大就一定要識中文」。

「好辛苦，我唔識點教，佢又學唔到。」—— Sabi，20歲巴基斯坦裔本地大學生

姐姐充當老師 學習壓力倍增

由於Sabi能讀寫聽說中文，協助弟弟練習中文的責任全都落在她身上，「唯一一個可以教（中文）咁嘛，屋企阿哥要做嘢，多數我教」。Sabi的情況對香港少數族裔家庭來說並非孤例，她身邊至少有懂中文的6名朋友都是這樣。Sabi本身是大學生，除了教導弟弟，亦需完成自己的大學功課，她坦言停課期間學習壓力倍增，偶爾遇上弟弟「扭計」，又得花上一倍時間安撫，她嘆道：「好辛苦，我唔識點教，佢又學唔到。」

Alaya坦言擔心疫情影響兒子學習中文的進度，儘管女兒每天花上30分鐘為Hani補習，助其完成功課，但欠缺語言環境，兒子仍會開始忘記學過的中文。她指女兒雖充當補習老師，但兒子僅着重姐姐是家人身份而非正式教師，故經常撒嬌，影響學習進度。Alaya曾打算為兒子找私人中文補習老師，但礙於疫情無人願意上門授課，讓她無計可施。

盼政府提供額外學習支援

Alaya從事翻譯工作，疫情令工作停頓，她擔心長此下去家庭經濟狀況更差，屆時即使找到老師，作為基層家庭恐難以負擔額外開支。她指身邊許多少數族裔家長不諳中文，寄望政府能為少數族裔學童提供額外學習支援，例如每周提供一次補課，及網上互動學習的可能性，「孩子真的需要老師」。

香港融樂會倡議及傳訊主任鄭鈺熹寄望學校能增加文化敏感度。他指，由於少數族裔學生學習中文尤其困難，認為中、小學可考慮透過視像會議軟件「Zoom」提供正常課堂。他又鼓勵學校每天預留30分鐘中文互動語境，為少數族裔的非華語學童營造中文氣氛，以免學童因停學而影響學習中文進度。